

暑假,两个小孙子从美国来北京,一个上小学一年级,一个上小学三年级。他们在美国每周日都要上中文课,学习中文的兴趣都很浓。我找来两篇童话,让他们读,一篇是老舍先生1945年写的《小白鼠》,一篇是新近一期《儿童文学》绘本中萧袤写的《老鼠养了一只猫》。两篇童话,写的都是猫和老鼠。这是自古以来童话中最爱写的题材。

《小白鼠》,讲小白鼠自认为和小白兔长得一样漂亮,甚至比小白兔还要聪明。鼠妈妈警告他说附近有只大黄猫,又大又凶又饿,一口能咬住两只老鼠,让他小心。可是,小白鼠不听妈妈的话,觉得自己长得这么好,大黄猫不仅不会欺负自己,还会和自己交朋友呢。没想到,他和大黄猫碰到一起时,大黄猫一口咬住了他的脖子,几口就把他吃净。

《老鼠养了一只猫》,讲一只推销猫粮的猫,向一只老鼠推销,并建议他养一只猫。老鼠有些害怕,担心猫一生气还不把自己吃了!猫劝他说:有了猫粮吃,猫为什么还要吃老鼠呢?猫进一步建议,让老鼠就养他自己这样一只猫。老鼠养了这只猫,猫天天吃猫粮,和老鼠相安无事。可是,时间一长,吃猫粮吃腻的猫望着老鼠,忍不住直吞口水。最后,一天夜里,猫不辞而别,老鼠伤心大哭。

有意思的是,两个小孙子读完之后,关于这两篇童话的感受,完全不同,而且两人争论不休。老二喜欢《小白鼠》,老大喜欢《老鼠养了一只猫》。

## 猫和老鼠的争论

肖复兴



老二说:一来,《小白鼠》短,好读;二是它写出了猫的可怕。对这样的猫得小心点儿。老大说:《老鼠养了一只猫》比《小白鼠》写得更有意思,而且有感情——你看,猫怕自己嘴馋,忍不住吃了老鼠,最后走了;老鼠舍不得猫走,哭了。

老二反驳哥哥:哪有猫不吃老鼠的?《小白鼠》写出了大黄猫的可怕。对老鼠,猫就是可怕!文章里说了,美丽保护不了小白鼠他自己。老大反驳弟弟:这是童话,童话里可以让猫不吃老鼠;那样,童话里的猫就不可怕了,相反还有了感情。

谁也说不过谁。我抹抹稀泥,做和事佬:你们两人,一个是现实派,一个是童话派!说说笑笑过去了,争论也带有温情。

两篇童话,相隔74年,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已好几代人了。所以,人们对于生活和童话的理解与认知,拉开了距离。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过,两个小孙子的争论,倒让我想到如今儿童文学创作中常常出现的一个问题:便是无论对于孩子自身的成长,还是对于现实生活,是真正触及,还是曲意迂回。真正触及,现实生活中种种不如意,或令孩子迷惑不解之处,甚至如我家老二所说的可怕之处——尤其是进入电子时代后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更是纷乱如万花筒——这些东西,是可以进入儿童文学的领地,还是应该被屏蔽?

同时,连带儿童文学创作的另一个问题,是作者应该俯下身子,装作和孩子一般高去写作儿童的生活,还是应该站在成人应有的高度,以成人的视角去处理创作素材?显然,这不仅是两种写作姿态,更是两种儿童文学观——作为创作成果,便会呈现两种儿童文学作品。

因此,面对正在渴望阅读的孩子,我们应给予他们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更合适呢?无疑,前者,会显得假,因为俯下身子,哪怕是蹲下来,都是装出来的;后者,会显得做作,因为会有意无意地加进成人自以为的一些东西,而远离孩子本身。

显然,《小白鼠》写出了生活可怕的一面。《老鼠养了一只猫》写了生活温情的一面。《小白鼠》让孩子知道:猫就是猫,弱小的老鼠不要心存幻想,不可以和猫交朋友。《老鼠养了一只猫》,则写了生活中可称之为梦想的良善的一面,为生活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轻纱。猫走鼠哭,如此多情的结局,是作者有意的安排。我不知道,这种安排好,也不知道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写作,哪一种更好,更适合孩子——或者可以共存,让孩子自己选择?

我只知道,在我所读的有限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如老舍先生这样写法的,倒是更多作品愿意写成甜蜜蜜的棒棒糖,愿意让猫和老鼠相见时难别亦难,或熬成一锅糊糊没有了豆。如今,城市里弱不禁风的妈宝式孩子在增多,不知道和阅读这样的作品有没有关系。

## 大家V微语

## 幸福

孙卫卫

●随着年龄的增加,我已经对有些事情看得没有以前那么重了,觉得还是平平淡淡最好。写好自己的文字,做好自己的工作,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有一些谈得来的朋友,一生就满足了。

●写到这里,想起了刚刚在杂志看到的一篇短文,上帝问人,你的愿望是什么,那个人大概说了我上面的话。上帝扭头就走,上帝说,这样的生活也是我所向往的。

## 谈天说地

## 惜败

张欣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格外重视和珍惜自己的进步,如果有幸成功,就更是点点滴滴滴在心头。实在是甘苦自知,而且还要再接再厉,沿着康庄大道继续前进。而对于失败的经历,一般都是绝口不提,偶有想起,也希望这一页立刻翻过去。

但是我们吸取的教训,避免的暗礁,大部分都是从失败中来的,跌得很惨很疼,让我们记住了犯错必须付出的沉重代价,从而开始修正自己的言行,在各种假相和迷雾中寻找正确的抉择。

然后还是会出错、失败,反反复复。被生活的铁拳暴击,终于慢慢磨炼出我们性格中坚韧的那一面,而所谓成功,就是能够抵御失败的一种能力。因为变化是常态,困难是永远不会消失绝迹的物种,那么自己的小船没有说翻就翻,可以闯过急流险滩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生活里,我们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者自己的亲人或子女,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替他打点好一切,他只要享受圆满的成果就好。一切的试错试败都是我,我是滚雷英雄,顶天立地的大将军,你们在我的荫护下就好。

我知道的一个家长就是这样,老公和孩子都是她服服帖帖的小兵,以至于很小的事情也要问她拿主意,女儿更是茫然地接受各种所谓优质的成果,因为都是事先托专业人士搞掂的,比如一次英语表演,妈妈都是请高人写好稿子,女儿只要背诵就好,但不是自己写的就会吃螺蛳、卡壳,将军妈妈就会急躁发火,女儿既无奈又痛苦。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看着她乱说一气呢。失败也是人的权利啊,是要深深珍惜的宝贵财富。

另外一种惜败,就是要学习在别人的灾难中吸取教训,有的人很聪明,很有能力,却因为各种原因走上歧途。

我们看到曾经名噪一时的企业家,每一分钟都在创造财富创造神话。然而他们没有居思危,一个跟头便是万丈深渊,这才是真正教科书式的人生的宝贵提醒,是的,他们的生活跟我们没有半毛钱关系,可是他们的失败至少教会了我们自律诚实正直守则是一生都不能丢弃的品德。

所以失败要不要珍视呢?

水缸是蹲守在岁月深处的一眼泉,一生开口,滋养着屋檐下的生命。

水缸稳坐在灶房里,离灶台很近,高粱秸钉的盖子,守住一缸清澈甘甜的秘密。一个葫芦瓢搁在缸沿边,随时听候调遣。掀开水缸盖子,水瓢荡开平静的水面,哗啦一声舀起水,水从水缸里起身,抬脚就进了锅灶。那水是甜的,是菜园边的甜水井里的水,每天乘坐母亲的水桶,攀着母亲的担杖钩子在水缸里安家。

水缸记不清肚腹里盛过多少担水,就像母亲记不清自己挑了多少年水一样。在娘家,她体恤姥爷年迈、小舅力薄,早早把担杖横在自己肩膀上;在婆家,她进门8个月就送父亲去参军,替父亲把井台到水缸的距离一步步丈量。

母亲是最亲近水缸的人。清晨,她在我们的睡梦里就出门挑水,一对洋铁水桶咯吱咯吱唱着,渐渐远去。回来的时候是无声的,那是沉甸甸的水桶坠压着担杖钩子,沉重的压力使它们忘记了调皮和歌唱。惟一的声响是母亲沉重的脚步声和喘息声,是水桶落地轻微的钝响和倒水进水缸时巨大的哗啦声。单是听水入缸的声音我们也能判断出,缸里还需要母亲挑几担水才能满。水缸空洞的时候,水声响亮,水花甚至跳跃着喧哗着,而水缸里水越多,响声就越微小。一个乡下孩子,过早地从犄角旮旯锅碗瓢盆里获得了生存的智慧。

我在半梦半醒里就恨那水缸,你怎么那么能喝水呢,害得母亲天明就去挑

九月,是秋意阑珊的时节。行走在乡间小路上,最美的是树上金黄的柿子,小路边星星点点红色的酸枣,还有已经变成暗红色的花椒。到处是收获的香气,到处是人们喜悦的面容。人们呼朋唤友地去打枣,那枣子“噼里啪啦”如雨点般地落下来,滚得哪里都是。人们嘻嘻哈哈地笑着,忙着弯腰去捡枣。

如果你到了西部山区,那层层叠叠的民居上,更有“晒秋”之美。你家的房顶就是我家的平台。平台上晒满了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收获。九月里,我们一起拾花生,摘酸枣,剪花椒,大自然,提供了我们最新鲜的美味。

九月是新生开学的日子。在暑假里玩疯了“熊孩子”们,重新背上书包,返回校园。孩子打好行囊,整理好书籍,又开始了新的一个学期的奋斗。前几日还在家耍赖的孩子,一踏入校门,就成了有规有矩,激情向上的少年。他们可以站笔挺军姿,自己能叠标准方块被子。九月,到处传来琅琅的读书声,一切都是崭新的开始,只要努力,一切都充满了希望。梦想,也终将在努力中,慢慢地实现。我告诉孩子: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努力的日子,你是最美的!

九月,即将迎来教师节。回想人生之路上,曾有那么多谆谆教导。在我失望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我取得一丁点成绩时,给我祝贺。那些老师,用殷切的目光陪伴着我们成长。我的一位大学老师,

## 九月

佚名

来自美国,一直陪伴了我们三年时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们毕业二十多年后,老师已经八十多岁了,却依然从美国飞回中国,只为了来看他的学生。每每想到这些从事着阳光下最幸福职业的人们,就感觉心中充满了温暖。

九月,有我喜欢的中秋节。中秋意味着团圆。亲人,朋友团聚在一起,品着月饼,和着茶香,欢声笑语,陪伴是最亲情的告白。岁月匆匆,可以彼此陪伴的时光,就是最美的时光。喜欢在月圆之时,凝望着如水的月光,体味着“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情愫。

挚爱九月,还因为我出生在这个美丽的秋天。妈妈说,那一晚,月亮格外美,清朗朗的月光,透着窗棂洒到屋里的每个角落。我就出生在一片朗朗的月光中。妈妈打趣说,你是专门赶着吃中秋美食而来的。果然如此,每年生日之时,家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为了庆祝生日,也为了迎接中秋。

九月之美,九月是深邃的天,是叮咚流淌的泉,是肥美的虾蟹,更是一缕温暖的阳光。是山野里的一朵昂扬向上的野菊,是孩子们整齐的步伐,是丰满的花生和人们的笑脸,是叶子缓缓飘落,更是一种祝福,一份感恩。

在九月的门槛里,我把祝福送给你。让我们拥抱美丽的九月,在平凡的日子中,充满诗意地生活着……

## 那些年那些事儿

## 水缸

张金凤

水,一直要挑五担水才停下担杖。不是水缸贪婪,是我们太能消耗,我们消耗着父亲的汗水,母亲的操劳,一天天吮着父母的脂膏长大。

那口曾经被我怨恨的老缸是深褐色的,安放在灶屋的西北角,有一顶盖垫遮盖着。那顶盖垫至关重要,每一次取水之后必须立即盖好,如果我们哪一次取水之后忘了盖,会被母亲严厉训教。她虔诚地守护着一缸水的清澈,担心屋顶的落灰以及蜘蛛、壁虎、草鞋底等所有农家土屋里会有东西污染了一缸甜水。日子可以粗茶淡饭,但是水必须清澈无尘。这是母亲的信条。

大水缸里的水是从村北的甜水井里挑来的,去得早水就更清冽。在干旱的日子里,井里水位低,易浑浊,或者是农忙时赶着要出工,这时候,她常常是天不亮就挑满了一缸的水。只有一早把水缸装满,母亲的心才踏实。父亲在外上班,一家人过日子的谱气都在母亲的水桶里、水缸里。她还说:“穷灶门,富水缸。”就是说灶门前的柴火要少,水缸里的水要满。烧火做饭时,母亲总是把灶前剩余的草拿出去,然后将那些碎草连同土渣扫在一起,用小铁板推到灶口里烧掉。我学烧火,免

不了有火窜出来燃着灶前柴草的时候,在我惊叫时,母亲抄起水瓢,只需一瓢水就把火熄灭了。

我们五口之家的水缸原先只能盛两担水,母亲用水总是算算计计,晚上刷碗的时候,常常要把水缸歪一下,刮净最后一瓢。那时候除了一家几口人的餐食,还要喂猪养鸡,浇几棵花,一院子开口的不开口的都要水喝,最后干脆换成一个能盛五担水的大水缸,自从换了水缸,家里就再也没有用干水的时候。只是,母亲的负担更重了。

一口水缸是一户人家的井,是一户人家的命脉源泉。谁离得开水?一碗水,一碗粥,家有多大的水缸,这家就有多大的度量,这家人就有多大的担当。

自来水普及之后,我家灶屋的水缸依旧没有下岗,它安坐在水龙头下,总是被放满半缸水。父亲说:“水缸里有水心里才踏实,那自来水万一不灵了呢。”攒下一囤粮食,蓄下一缸甜水,攒下些养老防灾的钱,这是淳朴庄户人的谱气,这谱气就是这样一代代传下来的。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总值班:杨军  
 一版编辑:赫巍利  
 一版美编:冯漫  
 图编:王泰舒

零售  
 专供报

